




北纬48°
动物传奇

HEIYUPAOZI

黑鱼泡子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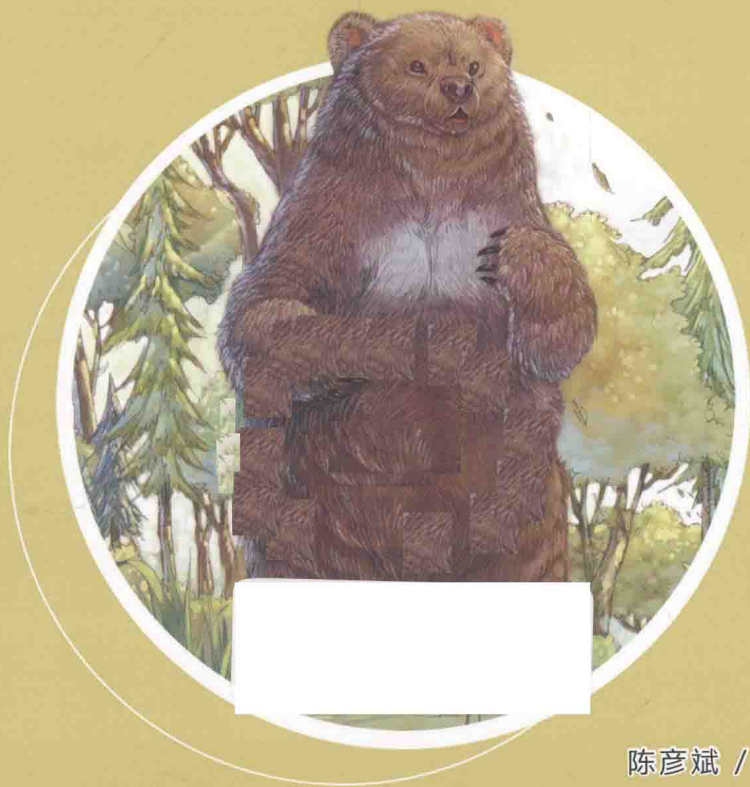
陈彦斌 / 著

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



北纬48°
动物传奇

黑鱼泡子



陈彦斌 / 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黑鱼泡子/陈彦斌著. —杭州: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,
2015.5

(北纬 48°动物传奇)

ISBN 978-7-5342-8661-2

I. ①黑… II. ①陈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050007 号

北纬 48°动物传奇

黑鱼泡子

陈彦斌/著

图书策划 优加少儿 张立涛

责任编辑 郑妍

特约编辑 徐微

美术编辑 许纳

封面绘图 文鲁工作室

内文插画 周卓浩

责任校对 沈鹏

责任印制 林百乐

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发行

地址:杭州天目山路 40 号

浙江新华印刷技术有限公司印刷

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 880×1230 1/32

印张 6.5 彩页 2

字数 114000

印数 1—10000

2015 年 5 月第 1 版

201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42-8661-2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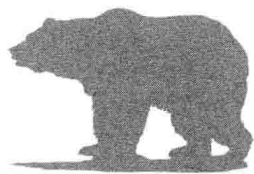
定价: 17.00 元

(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)



目录 MULU

- 第一章 黑鱼泡子 1
- 第二章 黑林子 46
- 第三章 误闯黑瞎子岛 85
- 第四章 黑山谷 139
-
- 后记 195



第一章 黑鱼泡子



我们在泥滩上发现了熊瞎子脚印，知道这一带有个大家伙。

这是一次我的亲身经历，一个可怕经历——一只熊突然出现在我的身边，只有几米远，只要那只熊挥舞一下巨大的熊掌，我立刻会被打得粉身碎骨。时至今日，我一直都没想明白，在那个黄昏，已经近在咫尺的熊为什么会放过我，独自离开了呢？

事情要从那年深秋开始说起……

那年老秋，渔业队领导派我们十几个人到黑鱼泡子打拉网。那时，在东北叫黑鱼泡子的大水泡子，比比皆是，凡是水面开阔而有黑鱼的泡子，几乎都叫黑鱼泡子。

我们去打鱼的黑鱼泡子，距离村子不过四五十里，村里有好多渔民都在那里撒过网捕过鱼。

第二天一早，我们十几个人划着船离开村子，傍晚时分才划到泡子的下堵口。我站在船上，远远地望过去，才知道这是个南北走向的不规则的水泡子，南北足有七八里地长，东西也有三四里地宽，形成一片浩浩荡荡的水面。

到这里打鱼前，小队长曾经告诉过我们，在那个水泡子里，除了黑鱼棒子以外，还有两三斤的鲫鱼子、三四十斤的大鲤子和百十斤重的大怀头。他还说，到了每年的深秋时节，渔业队都会派捕鱼小队到那里去打拉网。在那里打上十天半个月，捕捞上来的几万斤鲜鱼先堆放在岸边，等到上大冻后，渔民才套上几挂马爬犁，把那堆积如山的冻鱼运回村子，销到几百里以外的城里。用他的话来说：“卖上个好价钱，拿到钱回家过上个肥年！”

已经到了晚秋季节，靠近岸边的浅水已经结了一层薄薄的冰，湖面显得波澜不惊，平静而萧瑟。而泡子中心的冰已经被西北风刮开，翻滚着寒冷的白色浪花，在四周枯黄的芦苇荡的衬托下层层起伏，描绘出一股难以诉说的苍凉和清冷的景象。我们划船驶入泡子，向前划了两三里地后，发现西岸有道缓慢的土岗，于是十几个人停棹上岸。

登上西岸，放眼望去，远处有座突兀的山岭，逶迤向西北蔓延，形成一片由柞树、桦树和杨树组成的杂树林。

在那一带，除了远处那座突兀的山岭，四周都是低洼的草地和沼泽。山岭的地势较高，不仅可以避免沼泽地的潮湿，还可以借助周围树林的遮挡，减轻寒冷西北风的侵袭。此外，在这里安营扎寨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，这里离泡子近，吃水做饭方便不说，撒网捕鱼也很方便。小队长王永泉早已经看好这里，下船后赶紧招呼人往下卸东西，而他则四处走走看看，寻找准备支帐篷的位置。

天色渐渐暗了下来，夜风在宽阔的水面上徜徉，尽情地鼓荡那一泡子秋水，把靠近岸边的薄冰全鼓动碎了，掀起层层白色的浪头，一下接一下地扑向岸边，击打着稀泥滩，发出阵阵“哗哗”声。营地西北面的林子里也响起了阵阵林涛声，与东面的涛声相互呼应，一起飘向黑下来的远方。

到这里打拉网前，害怕与遭遇荒野上的野兽，发生不测，渔业队领导特意让小队长带上了三支单筒猎枪。卸完船后，这些渔民顾不上歇一歇，喘口气，在小队长王永泉的带领下，砍木头的砍木头，割草的割草，打桩的打桩，直到天色完全黑下来，总算把帐篷支起来了。随后，大伙儿又砍了些胳膊粗的树干，支起床铺，铺上一层茅草，打开了行李。在大家伙儿的努力下，我们终于有了睡觉的地方，不用住露天了。

活计干得差不多了，有人已经在帐篷外面生起一堆篝

火，围在火堆旁烤起干粮。这时，王永泉站在人群里，扯起嗓门大声地说：“晚上睡觉的时候，都精神点，听到动静，赶紧把身边的人扒拉起来！”

一个外号叫二愣子的小伙子，坐在一旁开玩笑地说：“头儿，不是想让俺们几个都像那个猛张飞一样，躺在被窝里也得支棱起耳朵，睁着眼睛睡觉吧？”

“二愣子”是北方俗语，形容一个人性格倔强、认死理、喜欢抬杠。这个小伙子的性格就是这样，有些不成熟，有一股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头，因此得了这个外号。

王永泉嘟嘟囔囔地说：“你咋那么多废话呢？吃完了干粮，赶紧回去倒下睡觉，明天还得起早下泡子撒网呢！”

其他人没插话，等把干粮烤好，每个人都喝了几口开水，吃了几口干粮。把肚子填饱了以后，大家纷纷起身走进帐篷，爬上床准备歇息了。刚才王队长之所以这样吩咐周围的人，当然不是空穴来风，更不是在故意制造紧张气氛。停船上岸时，他们在岸边的泥滩上发现了一行熊留下的掌印，足有一尺来长，一拃多宽，一眼看得出来，绝对是个大家伙！

在泥滩上发现了熊瞎子脚印，知道这一带有个大家伙，那些渔民不由得心里暗暗叫苦，互相瞟了一眼，但嘴上都没说啥。王队长见其他人面面相觑，一副惶恐不安的样子，赶紧安抚大家说：“伙计们，幸亏咱们出来时带了三杆猎枪

呢！否则遇到那个大家伙，还真不好对付。”

尽管王永泉在极力安抚那些渔民，但仍旧无法消除人们的恐惧心理，反而在每个人心头罩上了一层阴影，几个年龄比较大点的渔民躺下后，仍旧翻来覆去，支棱着耳朵，仔细倾听帐篷外面的动静。

只是这么一番话，连我也感觉惴惴不安起来。但那时，我才十七八岁，抵挡不住困神的偷袭，很快就睡着了。

一觉醒来，已是第二天早晨了。看来昨天晚上只不过是场虚惊。

吃过早饭，王永泉领着十几个渔民来到水边，把靠近岸边的薄冰砸碎，划船驶进泡子里。到了东岸，大伙儿把渔网撒进水中，八只船一边四只，拖起一张大网，用力朝西岸缓缓地划去。

刚驶过大泡子湖心，我们就已经看见兜在网里的鱼了，一条条惊慌的鱼在水里窜来窜去，支棱起的鱼鳍好似一张张帆，带起一条条水线飞快地从水面上掠过。突然，水里翻起个很大的水花，一条大鱼跳出水面，在初升的阳光下闪耀着银光。这条鱼跳了足有半米多高，它猛地砸下去，“扑通”一声，向旁边的渔网冲了过去。

“不好！”没等小队长王永泉话音落下，只听见“啪”的一声，那条鱼已经撞上了渔网，带网拱起老高。幸亏渔网是粗线尼龙网，才没被撞出窟窿。王永泉划船到了大鱼跟

前，举起棒子砸了几下还在水里挣扎的鱼，鱼才老实了，渔民们继续划船往前拽网。

渔民划船靠到岸边，纷纷从船上跳下去，拽住网纲，往岸上收网。没等把撒下的渔网拽上岸，网兜已经从浅水里露了出来，渔网里面撑得鼓鼓的，发出一阵阵噼里啪啦声。见一网打上这么多鱼，等候在岸边的渔民赶紧下手，连喊带叫地唱着号子，一鼓作气地把网拖上了西岸，掀开网兜，把裹在里面的鱼倒出来，满地都是鲤鱼、白鱼、鳊花，还有鲇鱼和鳌花在欢蹦乱跳。那些渔民高兴得把什么都忘记了，赶紧把那些鱼扔到一起，攒在堆上。

往堆里攒鱼时，我看见一条六七十斤的大鳊条，可能刚才在泡子里撞网的就是这个家伙。鳊条轻易不出现在泡子里，可能在涨大水时，它跟随在鱼群身后游进了泡子，撒水时没返回黑龙江才留了下来，结果被渔网速住了。

一网打到这么多鱼，估计下一网还少不了。王队长招呼大家赶紧收拾渔网，挪个窝子，把拉网再次撒进泡子里，从西岸向东岸拖去。

在某种意义上来说，越是荒凉的地方，物产就越丰富，黑鱼泡子已经证实了这样的观点。第二网拉上来的更多，至少也有三四千斤。除了几斤重的黑鱼棒子、胖头鱼和一斤多重的鲫鱼瓜子外，还有又粗又胖的青根和草根，还裹着几条七八十斤的大怀头。

毕竟已经到了深秋时节，渔民们在泡子里撒了三网，眼瞅着西坠的红日已经贴近地平线了，夜色即将把烟雾迷茫的荒原吞没……

见一网捕到这么多鱼，渔民们一个个都特别亢奋，也觉不到累和饿了，赶紧把已经拉上岸的四五千斤鱼拣到一起，堆放在岸边的泥滩上，准备等到上大冻以后，再套上马车把那些冻鱼运回去。

拉完最后一网，队长宣布收工了，大伙儿累得连步都懒得迈了，话也懒得说了，肚子里更是饿得咕咕直叫，再没有拉网时的精神，迈着踉跄的脚步朝帐篷走去。

有人已经砍了三根酒盅粗的树棍子，支起了吊锅，炖上满满一锅鱼。大伙儿每人盛上一大碗，连吃带喝，一顿猛造。

填饱肚子后，大伙儿都打着饱嗝钻进了被窝。在泡子里打了一天鱼，也吃饱喝足了，困倦征服了我们，我们早把在帐篷前留下掌印的熊瞎子彻底忘到脑后了。但是，在那天夜里，当我们十几个人在帐篷里呼呼大睡的时候，一个不速之客已经趁着夜色的掩护，迈着蹒跚的脚步再次来到帐篷前。

它在帐篷边上逗留了好一会儿，甚至还走到帐篷跟前，似乎在仔细听那些酣睡中人们的呓语。也不知道它站了多长时间，才不情愿地离开了。



堆放在岸边泥滩上的鱼，全被那只熊瞎子祸害得一塌糊涂。

第二天早晨起床，我们再次发现了熊瞎子留下的掌印。看来，昨天夜里，它不仅出现在附近，还走到了帐篷前。看见脚印，我们已经觉得那个家伙有点欺人太甚了。哪知道这一切仅仅是开始，等我们走到大泡子岸边，肚子简直都要气炸了。

我们昨日一天的辛苦，这下子全部白费了。只是一夜的工夫，堆放在岸边泥滩上的鱼，全被那只熊瞎子祸害得一塌糊涂，泥里水里到处都是。即使在岸边发现几条囫圇的鱼，也不是缺了尾巴，就是少了脑袋。

看着一片狼藉的渔获，我气得大骂起来：“究竟是什么东西干的好事！”

“还在那里问是啥东西干的，不是明摆着，都是那只熊瞎子干的好事！碰到那个该死的家伙，咱们可真的倒血霉啦！”小队长王永泉指着那片踩在泥滩上的熊瞎子脚印，气呼呼地叹了口气。随后，他膘一眼蹲在旁边吧嗒吧嗒抽烟的张凤祥，上前商量道：“老张，咱们带了三支猎枪，你再挑上两个精明能干的伙计，寻摸到那个家伙，把它一枪崩了，把那个家伙打死后，熊胆和熊皮全可以归你们，怎

么样？”

当时，我正是年轻气盛的年纪，听见小队长站在一旁和张风祥商量猎熊的事，便满怀信心地注视着他们。张风祥打过猎，枪法也好，要是再找两个人一起帮忙，各持一支猎枪，可能连瞄都不用瞄准，一枪就能把那只祸害人的家伙解决了。如果能跟他一起把那只熊瞎子一枪击毙，该有多么刺激，多么叫人激动呀！一想到这儿，我更是满怀希望地看着张风祥，只希望他能一口回答下来。可让人想不到的是，王队长和他商量了半天，可张风祥却一直蔫不出溜地在抽烟，一直不肯点头。

站在原地看了一会儿，我不满地想：都答应了把那熊皮和熊胆都归你一个人，上哪儿去找那样的美事呀，还在那里摆什么谱啊？

这工夫，只听见张风祥说：“王队长，你以为那是杀只鸡、勒条狗那么容易呢？那可是去杀熊！哪个愿意去，让他们去好了，我不稀罕熊胆和熊皮，也不会带头去打那只熊瞎子。”

王队长无论怎么说，张风祥就是一直不答应。我不假思索地说：“只要有了猎枪，还怕那头山牲口嘛！王队长，你把枪给我，只要在林子里找到那个家伙，我不把它打憋了才怪呢！”

“你个小孩伢子，明白个啥呀，别在这里瞎叫唤，赶紧

找个地方凉快去!”王永泉不屑地瞟了我一眼，还想继续跟张凤祥商量猎熊的事。可是，任凭王队长说下天来，张凤祥就是蹲在那里，不停地吧嗒吧嗒抽着旱烟袋锅子。而那年龄比较大的渔民，见张凤祥躲在一旁不吭声，也都闷头不说话，只有二愣子在一旁附和我的提议：“王队长，你给我俩每人一杆猎枪，我们保证能打死那个大家伙，省得它再来祸害人!”

二愣子和我一样，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年纪。他性情剽悍而耿直，肚子里怎么想，嘴上就怎么说，藏不住半点心眼。王队长听二愣子也是这么说，立刻撇了回去：“哼，就你俩这种小模样，还想整死熊瞎子？真以为那样容易呢，简直站着说话不知道腰疼!”

这工夫，半天没说话的张凤祥也站了起来，他把烟袋锅子往鞋底磕了磕，插在系在腰间的绳子里，觑着一双小眼睛，盯着二愣子看了看，才说：“你小子真是不知道天高地厚！好好给我看看那家伙留下的掌印，你就知道那头熊有多么大了，至少也有八九百斤呢!”

“八九百斤怕个啥！个头再大，也是一只熊瞎子嘛，还能抗住一颗枪子？活人总不能叫尿憋死吧，咱们这么一大帮人呀，说啥也不能让那个家伙在这里为所欲为，到处祸害人!”二愣子仍旧不服气，梗着憋得又红又粗的脖子说，“你们害怕，我可不怕它呢!”

“看把你们两个小兔崽子能的，赶紧找个地方眯一会儿算了！”王永泉不可能让我们两个不知道天高地厚的小青年去冒险。别说不敢让我俩去，就是打发别人去他也不放心，绝不能没把熊瞎子打死，再搭进去两条人命！

只要张凤祥不肯点头，他说啥也不会把猎枪交到别人的手上。王队长的目光再次投向张凤祥，见他仍旧一副不理不睬的样子，终于泄气了，朝围在身边的渔民挥了挥手说：“走，抓紧时间下泡子！”

王队长一门心思动员张凤祥前去猎熊，不仅因为他知道张凤祥在农场狩猎队里打过猎，枪法好，主要还是因为张凤祥胆大心细。在遭遇到凶猛的野兽时，在没有绝对把握的情况下，他会选择悄悄地放过猎物，不会贸然开枪，防止野兽被激怒，不顾一切地冲上来，送掉了自己的性命。见张凤祥都对那只熊瞎子打怵，王队长当然更不能让别人前去猎熊了。可是，只要那只熊总在附近转悠，早晚还得出事。他想了想，决定让两个渔民划船赶回村子，带两条猎狗过来。

如果有两只好猎狗，万一那只熊瞎子再出现在帐篷附近，大伙儿就能有所准备。否则熊瞎子半夜三更钻进帐篷，撵得渔民四处仓皇乱逃不说，弄不好还得出更大的事。听王队长安排人回去带猎狗，张凤祥说：“回到村子，把我家的两只猎狗带来吧，比其他猎狗管用。”

这件事情过后我才知道，张凤祥之所以不答应王永泉，是因为他曾和那只熊瞎子遇见过，当时他的渔船差点没被那只熊掀翻，它可不是个好惹的大家伙！他不止一次地对我说：“幸亏当时发现得早躲开了，否则不知道会出什么事情呢！”

那是两年前一个夏天的傍晚，张凤祥和他的小把式打完最后一网鱼，眼见着红日西沉，天色已经晚了，再加上第二天还得起早下江打鱼，他们索性没返回网房子，在江边就地挖个大土坑，把当天捕捞到的鲜鱼都埋在坑里。

那时，在江边挖个大坑把捕捞的鱼埋在里面，是黑龙江下游渔民们一种传统习惯。黑龙江下游，气候寒冷，即使到了每年的六月，背阴坡的积雪也只融化到一尺多深，地底下全是冻土。把鱼埋在冻土坑里，不仅可以减少渔船的载重量，还可以使鱼保鲜，鱼在里面埋上一个星期都不会腐败。那天，张凤祥他们把鱼埋好，就在岸边生起篝火，炖了一锅鱼汤，他还挑了一条十来斤的七粒浮子，在篝火上烤了一些“塔拉哈”（赫哲语：烤鱼），两人吃饱喝足，回到船上，躺在那静谧的月光下，进入了梦乡。

半夜时分，张凤祥突然被一阵沉重的呼吸声惊醒，他一骨碌从船舱里爬起来，借着明亮的月光朝船外一看，顿时吓得惊慌失措，失口叫出声来：“我的老天爷啊！”

听见他的叫喊声，小把式也赶紧爬起来，两人趴在舱